

(十二)

「我在！」

——借張曉風散文再看「戲劇行動」

作者簡介

張曉風是台灣著名作家。她既寫散文、小說，又是著名的劇作者，她早年的《武陵人》、《第五牆》、《自烹》等作品，曾多次搬上舞台。

內容簡介

這篇散文的內容並不複雜，簡單來說，是叩問人是誰？我是誰？從而肯定人「存在」的意義和價值。亘古以來，對生命意義的探討就是文學藝術的重要課題，也因如此並不好說，甚或容易流於老生常談；然而張曉風以飽蘸感情的筆端，就近取譬，娓娓道來，饒有興味。

我們先借用「戲劇行動」(dramatic action)這基本戲劇概念來解讀這篇散文。這個戲劇行動貫串始終，就是：

我在。

「在」，英文是 Being，似乎是靜態的，為什麼是「行動」？因為這個「在」能夠啟動一切可能，是一切自覺努力的開始。自覺，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點，一塊石頭、一棵樹木、一隻蝴蝶、一頭熊貓，僅僅只是不自覺的「存有」；天地間唯有人才懂得自覺其「存在」，有情有覺，並由此啟動種種「價值追求」。

從戲劇角度閱讀

我們知道文字、符號、影像各擅勝場，各有魅力，不能彼此替代。我們在掌握知識時，要是多劍合一，以文字統合其以外的聲色光影、觸感、甚至意念想像，自會產生一種全新的認知經驗。

這篇文章充滿着作者抒發的感情，以及對宗教哲理的體會，就像是一齣古典詩劇，也似現代的獨腳戲。文章內很多場面都似是在唸獨白，透過獨白，或敘事，或抒情，層層推進，最後，以人生取向的答案作結。

要是把全文內容視作戲劇的七個分場，倒也別饒趣味。

第一場是最遙遠的經驗。作者臥病在床，有「應在場而竟不在場」的「缺席之痛」。回想小學三年級，在學校課室裡，有小學同學和「我」，老師逐一呼名，學生逐一虔敬地回應，清脆的聲音像是告訴宇宙「我是我，我是一個真實的存在。」這樣的一呼一應，是天地間最純真率直的交流，被愛的幸福感滿滿綻開，可是，這一刻他偏缺席了！

從內容言，基本的戲劇元素包括時、地、人、戲劇行動和情節。簡言之，第一場

的元素便是：

- 時間：小學三年級
- 地點：學校課室
- 角色：小學同學、我
- 情節：老師逐一點名，學生虔敬地回應……

我們也可依這樣的方法來分析餘下的分場。這些分場又可區分為兩類。

第一類是與個人經驗相關的：

	第二場	第三場	第六場
時間	長大後	婚後	某年某日
地點	旅行途中的山水勝景	異鄉的表演場所	圖書館
角色	山水勝景、我	表演者、我	作家古人、我
情節	山水的美態似在向我們召喚，剎那間投緣天地，有天人合一的感覺。	表演節目的開幕曲《長干行》悠悠道出故鄉的呼喚。我思鄉情切。	召喚古人，滿是閱讀的激情。

作者透過這三場，從不同角度帶出「我」對山水、故鄉和古人的深情和感激，這就是「我在」、「共在」的可貴經驗。

美景當前，剎那間我們都會感動……一種喜悅油然而生；這不是來自慾望的滿足，也不是來自競爭的勝利，而是一種難以用文字表達的，平安的而寧謐的喜悅。今天，我們還可以藉此來重新喚醒那與生俱來的對大自然的崇敬嗎？

李白的〈靜夜思〉為什麼千古傳誦？所謂「人離鄉賤」，獨在異鄉為異客，不免有身份認同的問題。我是誰？我在哪裏？我的所屬是什麼？既是昔日之所生，也是他日之所葬，今日有緣於此，也自是情之所繫啊！

一個個新知舊雨穿越時空被召喚到跟前，或入座對談，或起而激辯，偶有體悟，偶有發現，便恍兮惚兮的進入這個新世界，這經驗最教愛讀書的人迷戀。

第二類包括兩段來自《舊約聖經》的，面對上帝，不同的一正一反答案，啟發了「我」對生命的肯定和對世界的承擔。

	第四場	第七場
時間	三千年前	某年某日
地點	聖殿	伊甸園
角色	老先知以利和小先知撒母耳	亞當
情節	受天音的召喚，撒母耳回答：「我，在這裡！」	上帝呼喚墮落了的亞當，亞當噤若寒蟬，不敢承擔。

第四場的情節一似進行宣誓儀式，場面激動人心。「我，在這裏！」意思是我隨

時待命，勇往直前，為的是去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。

我向上帝禱告，求祂俯察：我只是一個凡人，不能超越局限，渺小如拼圖板上的一小塊，但此時此際在這裏，容許我承擔：「我在」。作為亞當的子孫，我當然不免有叛逆凶戾的時候，但是，只要敢於承擔，便懂得向善。只是短短一句如撒母耳說的「我在」，就是人生終極的迴響，作法上也是與第一分場遙遙呼應。

我在聽，在思索

不是還有一個分場嗎？

對，是第五場。這場寫的是在澎湖小離島的一夜。「我」本來是要到這裏來捐書，是想為孩子們設置閱覽室，沒料到幾杯酒下肚，島上的小學家長說起話來，才讓「我」曉得這兒最缺乏的，是淡水。知識分子滿以為學問最要緊，然而，「衣食足則知榮辱」，原來他們連衣食的基本需要也有欠缺！這個意外的發現，使「我」不禁認真傾聽，而且思索起來。這第五場在內容上十分要緊，尤其是這麼一小段：

我能為他們做什麼？在同盞共飲的黃昏，也許什麼都不能，但至少我在這裏，在傾聽，在思索我能做的事……

張曉風這裏寫得動人極了。她很理智，知道自己也許什麼都做不來，但是，仍然動人，因為她用心傾聽，用心思索——思索她至少可以做點什麼。

只要肯思索，就有希望了。

歷史上最著名的「我在」，是法國哲學家笛卡兒(Rene Descartes, 1596 - 1650)說的。他的「我思，故我在。」(I think, therefore I am.)很多人都聽過了。他說我們可以懷疑這個懷疑那個，似乎什麼都不能夠確定，可是，就在我們懷疑的時候，這個思考者的「存在」，卻是怎樣也不能否定的。所以：我思，故我在。

現在，張曉風用文學家的筆調，倒過來說：我在，故我思。

她說得如此有情，卻反過來使文章別具一種哲理深度。

正如前面說的，人與其他「存有」的不同，只因人懂得自覺努力。而自覺努力，就是從思索開始。

是傾聽和思索，使「我在」成為有效的戲劇行動。

澎湖小離島這一段，就恍如畫龍點睛一樣，給〈我在〉這齣戲，奠定了舞台焦點，讓一切的回答點名，思念故鄉，以至回應神、山山水水與古人的召喚，都有了根據——都因為我「在」，我懂得傾聽，我懂得思索。

「我」懂得思索，才想到讓母親在生命結束前看看世界。¹

「我」懂得思索，才想到去當三天清潔工。²

「我」懂得思索，才想到怎樣善用本有的一對腳，去走出自己的人生。³

……

¹ 請參見《戲看二十篇》第二篇〈「媽，想不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？」——讓人充滿期待的「戲劇行動」〉。

² 請參見《戲看二十篇》第三篇〈角色扮演的意義——從「做騷」的角度看田北辰的《我的掃街心路歷程》〉。

³ 請參見《戲看二十篇》第十一篇〈且看這些「腳色」——讀《三寸金蓮》〉。

一切戲劇行動的背後都有感情(emotion)，一切行動背後也應該有思索。沒有感情，行動就「動」不起來；沒有思索，行動就沒有方向。這就是似乎靜態的「我在」，是如此有力的戲劇行動的理由。

延伸閱讀

張曉風是位游走於不同文體的作者，我們用「讀戲劇」的角度去閱讀這篇散文，於是會有嶄新的發現，會對文章主題有更深刻的理解。

學生可嘗試翻閱張曉風的戲劇作品。這位作家的劇作也是富有哲理的。她獨樹一幟的戲劇風格，與〈我在〉互相呼應。

教學建議

張曉風喜歡點名的感覺。這篇散文就從點名開始。教師也許可以和學生一起玩個「點名」的遊戲，引起動機。

教師認真地逐一叫喚學生的名字，滿懷感情地，就好像長輩第一次想起這個名字，讓它伴隨這孩子一生，鼓勵這孩子朝某個方向努力似的。然後，給叫喚的同學站起來，走到課室前面，面對全體同學，回應「在！」回應的時候，也要非常認真，甚至可以加上一些身體語言，例如舉起手來，或者緊握拳頭，或者深深鞠躬，或者恭謹敬禮。不必刻意求異，只期望認真的設計一個自己覺得舒服的，有意思的姿勢。

這樣全班都點過名後，讓學生都坐下來，認真地分享這過程的感覺。

我 在 代 序

張曉風

記得是小學三年級，偶然生病，不能去上學。於是抱膝坐在床上，望著窗外寂寂青山、遲遲春日，心裏竟有一份巨大幽沉至今猶不能忘的淒涼。當時因為小，無法對自己說清楚那番因由，但那份痛，卻是記得的。

為什麼痛呢？現在才懂，只因你知道，你的好朋友都在那裏，而你偏不在，於是你癡癡的想，他們此刻在升旗嗎？他們在操場上追打打嗎？他們在教室裏挨罵嗎？他們到底在幹什麼啊？不管是好是歹，我想跟他們在一起啊！一起挨罵挨打都是好的啊！

於是，開始喜歡點名，大清早，大家都坐得好好的，小臉還沒有開始瞇，小手還沒有汗濕，老師說：

「XXX」

「在！」

正經而清脆，彷彿不是回答老師，而是回答宇宙乾坤，告訴天地，告訴歷史，說，有一個孩子「在」這裏。

回答「在」字，對我而言總是一種飽滿的幸福。

然後，長大了，不必被點名了，卻迷上旅行，每到山水勝處，總想舉起手來，像那個老是睜著好奇圓眼的孩子，回一聲：

「我在。」

我在，和「某某到此一遊」不同，後者張狂跋扈，目無餘子，而說「我在」的仍是個清晨去上學的孩子，高高興興的回答長者的問題。

其實人與人之間，或為親情或為友情或為愛情，那一種親密的情誼不是基於我在這裏，剛好，你也在這裏的前題？一切的愛，不就是「同在」的緣份嗎？就連神明，其所以為神明，也無非由於「昔在、今在、恆在」，以及「無所不在」的特質。而身為一個人，我對自己「只能出現於這個時間和空間的局限」感到另一種可貴，彷彿我是拼圖板上扭曲奇特的一塊小形狀，單獨看，毫無意義，及至恰恰嵌在適當的時空，卻也是不可少的一塊。天神的存在是無始無終浩浩莽莽的無限，而我是此時此際此山此水中的有情和有覺。

有一年，和丈夫帶著一團年輕人到美國和歐洲去表演，我堅持選崔顥的「長干行」作為開幕曲，在一站復一站的陌生城市裏，舞台上碧色綢子抖出來粼粼水波，唐人樂

府悠然導出：

君家何處住
妾住在橫塘
停船暫借問
或恐是同鄉

渺渺煙波裏，只因一錯肩而過，只因你在清風我在明月，只因彼此皆在這地球，而地球又在太虛，所以不免停舟問一句話，問一問彼此隸屬的籍貫，問一問昔日所生，他年所葬的故里。那年夏天，我們也是這樣一路去問海外中國人的隸屬所在啊！

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我到香港教書，翌日到超級市場去買些日用品，只見人潮湧動，米、油、罐頭、衛生紙都被搶購一空。當天港幣與美金的比例跌至最低潮，已到了十與一之比。朋友都替我惋惜，因為薪水貶值等於減了薪。當時我站在十四年後一九九七的陰影裏，望著快被搬空的超級市場，心裏竟像疼惜生病的孩子一般的愛上這塊土地。我不是港督，不是黃華，左右不了港人的命運。但此刻，我站在這裏，跟異域的中國人在一起。他們沒有國家，九十年來此處只是殖民地，但他們仍然締造了經濟上的奇蹟。而我，仍能應邀在中文系裏教古典詩，至少有半年的時間，我可以跟這些可敬的同胞併肩，不能做救星，只是「在一起」，只是跟年輕的孩子一起回歸於故國的文化。一九九七，香港的命運會如何？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曾有一個秋天，我在那裏，不是觀光客，是「在」那裏。

舊約聖經裏記載了一則三千年前的故事，那時老先知以利因年邁而昏聩無能，坐視寵壞的兒子橫行，小先知撒母耳卻仍是幼童，懵懵懂懂的穿件小法袍在空曠的大聖殿裏走來走去。然而，事情發生了，有一夜他聽見輕聲呼喚：

「撒母耳！」

他雖渴睡卻是個機警的孩子，跳起來，便跑到老以利面前：

「你叫我，我在這裏！」

「我沒有叫你，」老態龍鍾的以利說：「你去睡吧！」

孩子去躺下，他又聽到相同的叫喚：

「撒母耳！」

「我在這裏，是你叫我嗎？」他又跑到以利跟前。

「不是，我沒叫你，你去睡吧。」

第三次他又聽見那召喚的聲音，小小的孩子實在給弄糊塗了，但他仍然盡快跑到以利面前。

老以利驀然一驚，原來孩子已經長大了，原來他不是小孩子夢裏聽錯了話，不，他已聽到第一次天音，他已面對神聖的召喚。雖然他只是一個稚嫩的小孩，雖然他連

什麼是「天之鍾命」也聽不懂，可是，舊時代畢竟已結束，少年英雄會受天承運挑起八方風雨。

「小撒母耳，回去吧！有些事，你以前不懂，如果你再聽到那聲音，你就說：『神啊！請說，我在這裏。』」

撒母耳果真第四度聽到聲音，夜空爍爍，廊柱聳立如歷史，聲音從風中來，聲音從星光中來，聲音從心底的潮聲中來，來召喚一個孩子。撒母耳自此至死，一直是個威儀赫赫的先知，只因多年前，當他還是稚童的時候，他答應了那聲呼喚，並且說：「我，在這裏。」

我當然不是先知，從來沒有想做「救星」的大志，卻喜歡讓自己是一個「緊急待命」的人，隨時能說「我在，我在這裏」。

這輩子從來沒喝得那麼多，大約是一瓶啤酒吧，那是端午節的晚上，在澎湖的小離島。為了紀念屈原，漁人那一天不出海，小學校長陪著我們和家長會的朋友吃飯，對著仰著脖子的敬酒者你很難說「不」。他們喝酒的樣子和我習見的學院人士大不相同，幾杯下肚，忽然紅上臉來，原來酒的力量竟是這麼大的。起先，那些寬闊黧黑的臉不免有一份不自覺的面對臺北人和讀書人的卑抑，但一喝了酒，竟人人爭著說起話來，說他們沒有淡水的日子怎麼苦，說淡水管如何修好了又壞了，說他們寧可傾家蕩產，也不要天天開船到別的島上去搬運淡水……

而他們嘴裏所說的淡水，從臺北人看來也不過是鹹澀難嚥的怪味水罷了——只是於他們卻是遙不可及的美夢。

我們原來只是想去捐書，只是想為孩子們設置閱覽室，沒有料到他們紅著臉粗著脖子叫嚷的卻是水！這個島有個好聽的名字，叫鳥嶼，岩岸是美麗的黑得發亮的玄武石組成的。浪大時，水珠會跳過教室直落到操場上來，澄瑩的藍波裏有珍貴的丁香魚，此刻餐桌上則是酥炸的海膽，鮮美的小管……然而這樣一個島，卻沒有淡水……。

我能為他們做什麼？在同盞共飲的黃昏，也許什麼都不能，但至少我在這裏，在傾聽，在思索我能做的事……

讀書，也是一種「在」。

有一年，到圖書館去，翻一本「春在堂筆記」，那是俞樾先生的集子，紅綢精裝的封面，打開封底一看，竟然從來也沒人借閱過，真是「古來聖賢皆寂寞」啊！心念一動，便把書借回家去，書在，春在，但也要讀者在才行啊，我的讀書生涯竟像某些人玩「碟仙」，彷彿面對作者的精魄。對我而言，李賀是隨召而至的，悲哀悼亡的時刻，我會說：「我在這裏，來給我唸那首『苦晝短』吧！唸『吾不識青天高，黃地厚，唯見月寒日暖，來煎人壽。』」讀那首韋應物的調笑令的時候，我會輕輕的唸：「胡馬胡馬，遠放燕支山下，跑沙跑雪獨嘶，東望西望路迷，迷路迷路，邊草無窮日暮」一面覺得自己就是那匹從唐朝一直狂馳至今不停的戰馬，不，也許不是馬，只是一股激情，被美所迷，被莽莽黃沙和胭脂紅的落日所震懾，因而心緒萬千，不知所止的激情。

看書的時候，書上總有綽綽人影，其中有我，我總在那裏。

舊約創世紀裏，墮落後的亞當在涼風乍至的伊甸園把自己藏匿起來。

上帝說：

「亞當，你在那裏？」

他噤而不答。

如果是我，我會走出，說：

「上帝，我在，我在這裏，請你看著我，我在這裏。不比一個凡人好，也不比一個凡人壞，有我的遜順祥和，也有我的叛逆凶戾，在我無限的求真求美的夢裏，也在我脆弱不堪一擊的人性裏，上帝啊，俯察我，我在這裏。」

我在，意思是說我出席了，在生命的大教室裏。

幾年前，我在山裏說過的一句話容許我再說一遍，作為終響：

「樹在。山在。大地在。歲月在。我在。你還要怎樣更好的世界？」

（選自張曉風《我在》，台北：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，2004年12月出版。）